



修智大和尚談：何為佛法

青楓：我們經常說：「佛法！佛法！」也經常聽到有信眾說：「是呀！是呀！究竟何為佛法？」很多時候有些言語我們都會信口地說，但一旦問多句：「何為？」頓然會有「茫然不知」之感。請大和尚就這個問題跟我們說說「何為佛法」，好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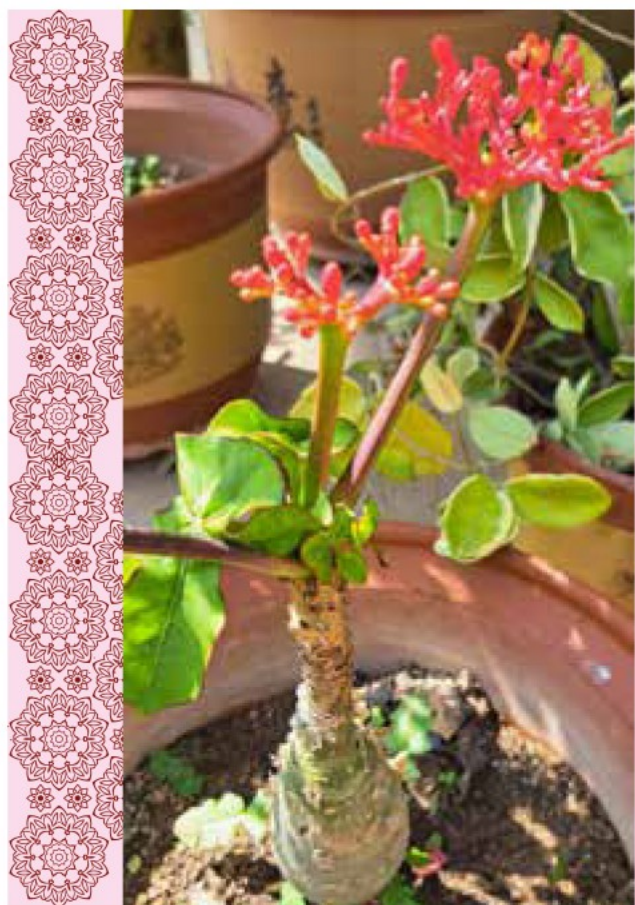
修智：好！好！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問題，就是「佛法」不是佛陀「發明」的。佛陀是「發現」佛法而不是「發明」佛法。

青楓：即是說，「佛法」在佛陀之前已經是存在的啦，是不是這樣？如果是這樣，則何人才是「發明者」呢？

修智：這不是什麼誰人「發明」，實際上就是說，「佛法」是大自然的道理，是一向存在的道理，祇是我們沒有注意到或者忽略了，而佛陀則發現了之後，由他告訴我們，所以我們才稱之為佛法。

青楓：呀，明白了！即是說，佛法本來就是大自然的規則。

修智：是呀，譬如今天我們講的因緣果報，本身早已存在的自然規則，祇不過我們沒有發現到這天然規則，而由佛陀向我們說了。佛陀說：我們要樂，首先我們要種下善因；我們不想苦呢？不去種下惡因就是了。這就是因緣果報。在世間上



紅珊瑚

這棵是什麼花草？在妙法寺“花圃”裡有培植，它的中文名喚“佛肚樹”。相信你一看它的樣子，再聯繫上名稱便會立即有會心微笑！

這是灌木，原產地在中美洲西印度洋，在熱帶地區生長，它莖幹基部膨脹起來呈圓型，故有上述稱喚。在台灣它喚作珊瑚油桐，它的花便很像紅珊瑚。



我們每個人的福德智慧以及業報都有所不同，因此，我們每個人的煩惱便各有不同。究竟如何去面對呢？佛陀的道理「佛法」，就是對治下藥，方法也因人而異。舉個例子：我們平時不是經常說「人生無常」嗎？如果你面對的是一位失意的人，你向他說「人生無常」，他可能會分分鐘想歪了。怎樣跟他說才好呢？你可以向對方說：因為無福慧才會出現這麼多不如意問題，要加倍努力，問題便可以得到解決。同樣是一句「人生無常」，如果你面對的是一位正處於意氣風發的人，你對他說「人生無常，你要好好珍惜福報！」這不就是很有意思嗎？因此我們說，「佛法就是藥，佛陀就是一位大醫生！」

青楓：大和尚你這樣解釋，我們對「何為佛法」便有所理解了。

修智：可以說，佛法就是應病而治的藥，有時用「A方案」，有時用「B方案」，即是我們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對治下藥！」

我們這樣說，相信大家都會比較容易理解了。

青楓：請舉例說明一下，以便進一步了解，可以嗎？

修智：有兩位弟子很用功禪修，但都沒有任何進展。一位是修數息觀，另一位修不淨觀。據進一步了解，修數息觀的弟子於未出家前，是提供洗衣的服務，每天面對的是不淨之物。如今，修數息觀，似乎是不太相應。若改為修不淨觀，則相應得多，成就大矣！修不淨觀的弟子於未出家前，是打金師傅，打金箔是一下一下的均勻落錘，每天面對的是可愛之物。如今，修不淨觀，似乎是不太相應。若改為修數息觀，則相應得多，成就大矣！

青楓：可吾可以說：修行用功亦需相應才是？

修智：所以說「佛法是藥」，每人的根器不相同，煩惱亦各異，用得其所，則成效大矣。倘若不是「對症下藥」，則可能是徒勞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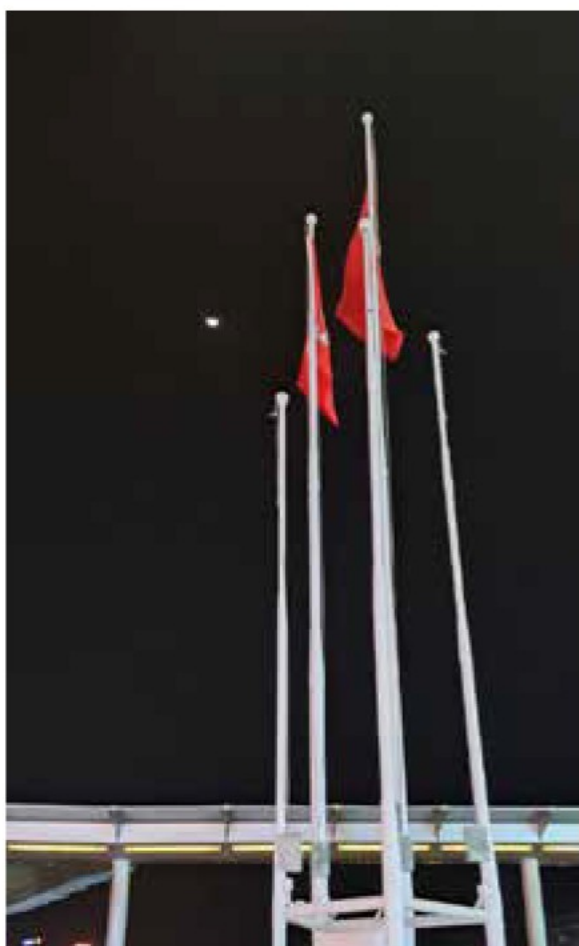
人約黃昏後

倘若你今天是年逾六旬，那麼看着本圖可能會發出會心微笑。

何解？——此乃去尖沙咀碼頭旁的「五支旗桿」。半個世紀前，不少「拍拖男女」約會，往往會說：「好，今日放工後六時正在五支旗桿處見！」

就是這地方了，見面之後，在附近海旁走走，然後晚飯去。這就是當年「人約黃昏後」的景況。你若問我！「當年你也是這樣嗎？」我肯定搖頭，因當年我們的男女雙方都住在港島也！

前些日子，晚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有約，出來後路經「五支旗桿」，且看到一彎明月在旁，不禁舉起手機拍幅懷舊照。



佛語（十六）

修福與修道

我們經常說：修福修道！

實際上我們見到的，多是「修福」之人，而真正「修道」者並不多見。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

《壇經》說——

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祇言修福便是道，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」

這樣一說，大抵都明白個中道理，問題是我們往往都會掉以輕心。六祖《壇經》很明顯地指出：把修福視為修道就是很大的錯誤。我們平日的有施、供養，這些當然很好，也是應該做之事，但與此同時，可不要忘記對佛法的學習修行，那才是解決心中惡行之道。

「唸口簧」

我們經常唸《心經》，而唸《心經》最常犯的毛病就是「口翕翕」的唸，甚至是「迷頭迷腦」的唸，我們也常有一句俗俚之語，叫做「唸口簧」。

《心經》的句子，也是容易形成「唸口簧」的，但這與《心經》本身的內容無關，是人們的慣性而已，你試讀以下這一句——

「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……」

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的唸着。我們可得好好地消化一下，了解它的定義。「諸法空相」，這是大前提，真正明白了這原因之後，對以下的六個「不」便會有進一步看法。

《心經》也好，《壇經》也好，或者說其他的佛文化吧，都可以有多個層面的解釋，可以是從淺進入，又或者一步一步地去消化學習，可千萬不要捨我其誰地「唯我獨識」。

「實亦無名」

以下《壇經》裡這一句——

「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，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祇教汝去假歸實；歸實之後，實亦無明。」

先要弄清楚何謂「三車」。三車，指牛車、鹿車以及羊車，也以這三車去解說三個階段。牛車，指載的人較多，這是「大乘」；鹿車載的人少喻「中乘」；羊車則是「小乘」了，無度人之心，祇是自度。當明白了以上「三車」之譬喻後，下半部分的講「實」便容易理解消化了。我們去假歸實之後，這個「實」實際上亦是「無名」。所謂「無名」是指無名無相，不必執着也。

能夠令我們真正地進入「實亦無名」之境，顯然地是會輕安自在，不再有什麼掛礙，身心得到安康！

——祝願大家！

「執空」

很多很多人都懂得這名句了——

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！」

故事不用說，大家都曉得這偈語的來龍去脈。

如果讓我們再深入點去了解，則不妨說上一句——這偈語未必真是六祖他惠能所說的，敦煌本的《壇經》便是另有所本。不過這不是問題的核心。核心價值仍然是以這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為重點，我們甚至可以說六祖惠能的禪意，就是這樣一個「空」字。——空，是指心中空無其他雜念，是一種思維想法，而不是物質上的「空無一物」之空。

所以《壇經》故事裡說：五祖弘忍見牆上寫上這一句子，立即用鞋底把它擦掉，就是生怕其他門人有所誤解，這誤解就是我們平日所強調的「執空」、「執有」，固然不好，「執空」亦必須留意。

畫展・歡聚一堂



修智大和尚主持書畫展

今年農曆新年期間，妙法寺藝廊舉辦「吾土吾情迎新歲——潘淑珍書畫展」。由住持修智大和尚主禮、主持，他在大會上講了一些「寫生之道」。很難得的，是他坐下來，聽取眾畫友論述寫生經驗，這是「專業性」的論述，而他一直聽到完結為止，可見這次座談會也有不少實質可思考的地方，也同時帶出不少趣味。

在座談會上，油畫家陳一年先生以他細緻的觀察，分析了潘淑珍寫生畫的特性，她把中西畫技法

的融合處理得好，不但是畫面結構，也同時帶出那份中華文化的傳統精神。

我個人以為：舉一反三，這次從畫作中讓我們思考到一個對生活的理念問題，在生活中我們如何學習融入別人的優點？融合之後又如何不脫「原創精神」？都可以得到啟發。

——這次迎新歲書畫展，是從一月二十二日到二月十九日，是約一個月的展期。



畫友現場展開畫藝座談



錢穆先生論佛

· 馮馮 ·

(原刊於一九七九年九月《內明》第九十期)

中國自漢武帝尊儒以來，儒者在政治、文學、哲學等各方面佔了很大的優勢。孔子本來是個很寬容的人，對於不同的學說不但不排斥，而是儘量去學習的。故說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。」對於不知道的事，必求其知道，故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因為他有這種不分彼此求取新知的好學精神，故能成為萬世師表。

但，漢以後的儒者，多反孔子之道而行，對諸子百家採取鄙視排斥的態度，其對後來的佛教亦然。唐韓愈以聖賢自命，以儒者的正統自居而公然倡議排佛以後，至宋、元、明各代，凡以正統自居的儒者，莫不都有強烈的排

佛色彩，凡是讀過「宋元學案」、「明儒學案」的人，我想：對我的說法，應沒有太多的懷疑和反對。

民國以後，「新文學」抬頭，佛學當然受到很大的衝擊，而儒家更被衝擊得遍體鱗傷。故民國以來，再沒儒者的排佛，甚至已無人敢明言自居於儒者了。如果有，那只有錢穆先生。不過，錢先生雖自居於儒者，但他並沒有繼承過去儒者排佛的態度，相反地，他對佛學有很多的提升，尤其指出佛學對中國思想的發展，有許多先見之明的說法。他揚棄了儒家反佛的傳統，而儘量揉合佛學與儒學的相同性。他的見解可由他「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

喜慶

農曆新年快到的時候，到處都有喜慶洋洋的布置。

新年前幾天，我剛好與幾位書畫友要在廣州文化公園內的展館開書畫展，於是匆匆在廣州過了兩天，沿途所見，一派繁盛。這是好事呀！來到廣州文化公園更見繁花盛放，且有多個花燈向群眾開展笑容。相信新春期間更會遊人如鯽，遙想起五十年前這裡的黯淡靜寂，真有「仿如隔世」之感。我們的中華大地越來越美好了！



及中國文化」的講稿中看出來(註：錢氏於去(六七)年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，以此題發表六次演講，講稿刊於聯合報六八年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九日副刊)。現在選出其中與佛教有關的論點加以介紹。

錢氏首先談到「述而不作」的問題，孔子曾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我於老彭。」他認為孔子一生只是稱述古人之言，而不自己創作，這種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的典範，二千多年來，已成為中國人做學問的一種生命學。生命是一體相承的。因此，孔子的這一典範也是一體相承的。錢氏在敘述儒家一體相承的實例外，特別介紹了佛教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的歷史事實。他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並沒有產生宗教。佛教是自印度傳來的。自漢末以至魏晉南北朝而迄唐，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演化後，佛教已中國化，當時的天台、華嚴二宗，都有判教，所謂判教，就是把千年以來的說法，如釋迦怎麼講、馬鳴怎麼講、龍樹怎麼講，一路下來，中國的僧侶們都把它來分別判定。最後，都認為是釋迦一人的說法，凡是中國僧侶們所知道的全部佛教經論，都歸納成一整體的佛說大系統。這種作法，就是中國的僧侶們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的表現，與

儒家的精神一致。

三國時，魏人王弼在他的周易注周易略例中說了兩句話：就是說中國的思想發展，都是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。」的。錢氏對這兩句話特別著重。他認為中國的思想史，無不是自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發展開來，他以「明儒學案」為例，舉出陽明一系，由陽明演變而成的「浙中王門」、「江右王門」、「泰州學派」等等，他們的說法雖有小異，而仍具大同，大家共同遵奉陽明一人，這就是「統之有宗」。講到「會之有元」，他認為王陽明雖是明代的一個儒者，但他的思想並不是他自己所獨創，而是與元、宋、唐、漢上溯至孟子、孔子、仍是一脈相承的。這就是「會之有元」。談到佛學的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，錢氏認為印度是個沒有歷史觀念的民族，但佛教傳到中國以後，中國人創立了天台、華嚴、禪三宗。這三宗對佛教的歷史有很認真追求的態度，其中特別是天台、華嚴二宗，他們最大的努力，就是依照佛教的經典，編成了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。這在印度是沒有的。在所編定的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史中，將佛教的演變及一切的思想、一切理論，都歸納到佛陀一人身上去。這就是中國學佛的人將佛教「統之有宗，

為什麼？

每次乘搭渡海小輪(從尖沙咀到灣仔)，在灣仔碼頭出來，總是看到路旁有這樣的設計，它介紹灣仔區有什麼歷史性「景點」，如灣仔街市、洪聖廟、舊郵政處等等。我不明白，為何僅僅地設計上



「名字」而不加上幾幅圖片的？假如在名字下加一幅那建築物的圖片，不是很有意思嗎？譬如那已有百年歷史的迷你郵政局，放上一幅照片再加一兩行路線指示文字，對遊客不是很好嗎？不僅容易處理，也實在應該這樣處理。

會之有元」了。

談到中國人應讀些什麼書的問題；錢氏認為中國的高級知識份子應該讀七本書，那就是戰國時代的論語、孟子、老子、莊子，再就是唐以後的「六祖壇經」和朱子的「近思錄」、王陽明的「傳習錄」。「六祖壇經」雖是一部白話體的佛教經典，不信佛的人，也應該一讀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的讀書人，多讀此經。今天的西方人，讀過此經的也不少。所以，中國的近代人，自應該一讀。錢氏認為漢武帝曾表彰六經——詩、書、易、樂、禮、春秋。而上面列出的七本書，可以成為中國的「新七經」。讀了這七本書，才知道中國思想史「統之有宗，會之有元」的真義所在。他認為中國思想發源的始祖，只有孔子、老子、釋迦三人。民國以後提倡「新文學」的人，為了「創作」、為了「開新」而反對孔子、反對老子、反對釋迦，認真地從中國的歷史看來，中國的國民性似乎不喜歡這樣做，要反對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看了錢氏的這些說法，使我們想起了一年事，說就是在讀歷史時，以前的儒者所編的四庫，「經部」方面只收儒家的經典，佛學經典只被收在「子部」內，而民國時代僅存的一位儒者——錢穆先生，他不但將佛陀提升到與孔子、老子並駕的地位，更將「六祖壇

經」列入「新七經」之一，這不能不說是錢氏的高明之處。可惜的是，他的主張來得太晚，如果自韓愈以下的儒者早具錢氏的高明之見，不以排佛為能事而力求佛儒的共同闡揚，則不但佛學在中國思想上佔有更高的境界和成就，而儒學也因佛學的滋潤而更發揚光大，不致有今天的沒落了。這實在是佛儒兩家的雙重損失，不無惋惜之感。

談到朱子所說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的性命之學的問題，錢氏認為中國人喜歡講通，喜歡講合，不喜歡講分、講別，耶穌曾說：「上帝的事歸我管，凱撒的事歸凱撒管。」這種將政、教分離不能「通天人、合內外」的說法，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西方宗教過份注意內而忽畧了外，而今日西方的科學，又過份的向外尋求而忽畧了內，都失之偏頗。談到佛學，錢氏認為：「佛教要人轉向身內求，離開外面事物，便成一無所知，亦有毛病。」關於這一點，錢氏可能僅站在小乘的觀點來論證。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這只是在修證時的一種認知而一時地「離開外面的事物」，但等到他一旦色、空兩遣的時候，又會回到「外面的事物」上來，做他救人渡世的工作。禪宗有一個公案，正可以說明這一點；這個公案的大意是：「未信佛以前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，



文化活動

香港的民間文化活動，其實是頗熱鬧的，譬如一些書畫會，除了經常舉辦書畫展之外，像春茗之類的聚會，也會辦起來。

日前筆者參加了「子融薈萃」書畫會的春茗活動，也來湊湊熱鬧，送上一幅國畫作品作為抽獎，結果由女畫家陳玉華獲得。這樣的文化活動皆大歡喜也！

信佛以後，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，悟道以後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。」這就說明一個學佛的人，在離開自然求得真我以後又回歸自然。故菩薩成就菩薩道以後，仍回到世間事物方面來教救苦救難。所不同的是，儒家的務世，講求與政治權力相結合——政教合一。而佛教則獨行其是，不太注意與政治相結合。但其不「離開外面事物」用心是一樣的。故大乘佛教仍是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的一群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內的自了漢。錢氏在其結論中說：「担任孔子道的士，是半個和尚，但也可以說是雙倍的和尚。」不管是半個和尚或是雙倍的和尚，士與和尚的職責是一致的，是相等的。

都是以「通天人，合內外」以救人渡世為職志的。我的這點說明，只是給錢氏談論此一問題的一點補充而已。

錢穆先生是中國近代的一大學問家，是中國道統的繼承者，他的成就顯然已超過兩朝所有的儒者，僅就其對佛教的先見而言，即較以往的儒者開朗高明得多。可惜錢氏春秋已高，對佛儒二教的揉合工作，不可能做得很多，但此文的提示，已值得吾人的重視，特為介紹，用為同道參考。



中西筆觸

巧合地，兩位畫友的畫展同日開幕，那是馮若城與潘淑珍，而且都是以「寫生」為題旨的，更難得的兩位不但是個中高手，也同時是中西共融！——即是以中西畫的筆觸去描述（寫生）眼前景象，如何取捨，如果中西交感，那是一項很值得花心思作長期探討的學習。馮若城與潘淑珍兩畫友在這方面有很特出成績，且是內斂的，耐看的，對這兩位畫友交互式來觀摩，一定有很好的收穫。



春天來了！

新春期間，或者說年近歲晚，人們忙於生活上的籌備外，「年花」一環更是少不了的。

冬寒過後，春天來了，正是繁花盛放的日子，不少花草，「應暖而生」，開得燦爛。在妙法寺園育花草之地，也看得熱鬧，特別是陽光之下，更見艷麗的，看到有十種八種花樹在同一時間開花。——你看！真是艷麗迫人！

這些盆花雖然也有好幾盆是同一品種，但它的花朵在色澤上，在花紋上却不相同，很值得細看細比較的。

你看看這兩盆菊花，大小與花色雖一樣，但花紋却不同，彷彿兩者之間在開個玩笑，在玩個遊戲的，很有趣。



夜香港

如果我在夜間行走於尖沙咀海傍，必然會停留下來看看維港兩岸的夜景，特別是從尖沙咀這邊望向港島灣仔，那高樓大廈彷彿披上一套套幻彩外衣，而前方的海水倒映，一閃一閃地照耀着，那份美景真是美不勝收。

我坐在渡海輪上(從尖沙咀到灣仔)，靜靜地看看，感受着，難怪各地遊客來到這裡，都禁不住說：「這真是東方之珠！」

我們就生活在這幸福內，平日裡即使有些什麼不如意之事又算得什麼呢！

——不如意？也許是自己的「自尋煩惱」而已，有什麼大不了呢？想想世界有些地方戰火紛飛，有不少無辜的平民百姓要東躲而避的走難了，連一點點的吃也沒有，還得冒着生命危險，更算不上什麼安寧安穩的生活。

——更教人齒冷的，有某些有權勢者還在自以為是地，「振振有詞」地去講什麼大是大非，一派正義凜然的樣子。

坐在渡輪上，靜靜地看着這美麗的夜香港，眼也紅了！



宋王台與九龍城

自從地鐵「宋王台」站出現後，「宋王台」三字更惹起港人關注。如果僅僅地看那塊保留下來的石當然無甚趣味，但與此同時能多了解一下，多看到一點宋王台的歷史那便不同。

我以為，如果你抽個一天半日到那地方走走看看，那還是很有意思的，到底這又是一次的「集體回憶」。在地鐵站內你可以細意地看看牆壁上的圖片與文字介紹。

「宋王台」，其實是一頁慘痛悲傷的歷史。當年南宋已被元軍追打迫到無路可走，宋帝等皇親國戚來到香港其實是一頁「走難圖」。當年在今天九龍城這地段的，有一座「聖山」，也因為「宋小帝走難時常在這裡居

停遙望」而後人稱這小小山崗為「聖山」。後香港淪陷於日軍手上，「聖山」也被爆破以取石建啟德機場。這頁歷史很多香港人都曉得。不過，之前「聖山」這地方是民間一些文人雅士聚集之地，吟詩作對猜燈謎，所謂「雅集」吧，這一點則祇從一些記錄文字中才看到，畢竟是近一百年前之事了。

「宋王台」本應該寫「宋皇臺」的，但元代期間漢人被壓迫，不能稱「皇」，也就祇好改寫「王」字了，以後也沿用下來。此外，清代後有些人在這裡看到「宋王臺」三字也以為是「宋王堂」，由於草書的「臺」，寫起來像個「堂」字也。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塊石上的字就是如此。



再說，在興建這地下鐵時，在附近發現了一口宋代古井，於是一些古事古跡的追述也出現了，原來宋代期間這裡已有居民，所以有一條村稱之為「二王村」，就是兩位「走難小王」也曾在這村落停留過。此外，在這次發掘中也見到一些古物，也証實了早在千年這裡是民間之地！——香港在所謂「開埠」前，又豈是荒山野嶺。

「宋王台」一日遊，你先到地鐵站內看看歷史介紹，然後沿着指示步上九龍城（這條通道較長，不過唔緊要啦，內裡燈火通明，恒溫又好，你信步而行，也是很好的小運動。）好，從九龍城出來又可以半日遊了。這個當年「世

界之最」——噪音的地方，今天，還可以列作「香港之最」——靜靜的，一派小社區的樣子，你穿梭那幾條歷史性小街道之後，走進九龍城公園，又是另一番充滿懷舊的「緬懷之地」了。這裡大半個世紀前是「九龍城寨」，那是一個世間少有少見的混雜之地。今天，當然全都沒有了，你若是年輕人，祇好在像「九龍城寨之圍城」這類電影中聯想一下。不過，今天你遊「九龍城公園」本身也是一項很好活動呀，它保留一些「古跡」，即是百年前、二百年前城寨古跡古物，很有意思。

——香港，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細意遊賞的地方。



啟德體育園的「美中不足」

如果說最近香港有什麼特別突出好建設，我看大家亦會不約而同地說：「該是啟德體育園吧？」

這些日子也一口氣做了好幾場「試演」，看看這個可容納五萬觀眾的大室內運動場在人流疏散時會怎樣？認真地改善，很好！

為此，我也好奇地前往一趟，看看實際環境是怎樣的？

這算是一個大地區，本來的啟德機場搬了二十年，今天才見如此大開發，雖然有點「遲來的春天」，但仍同時應了那一句——「遲到好過無到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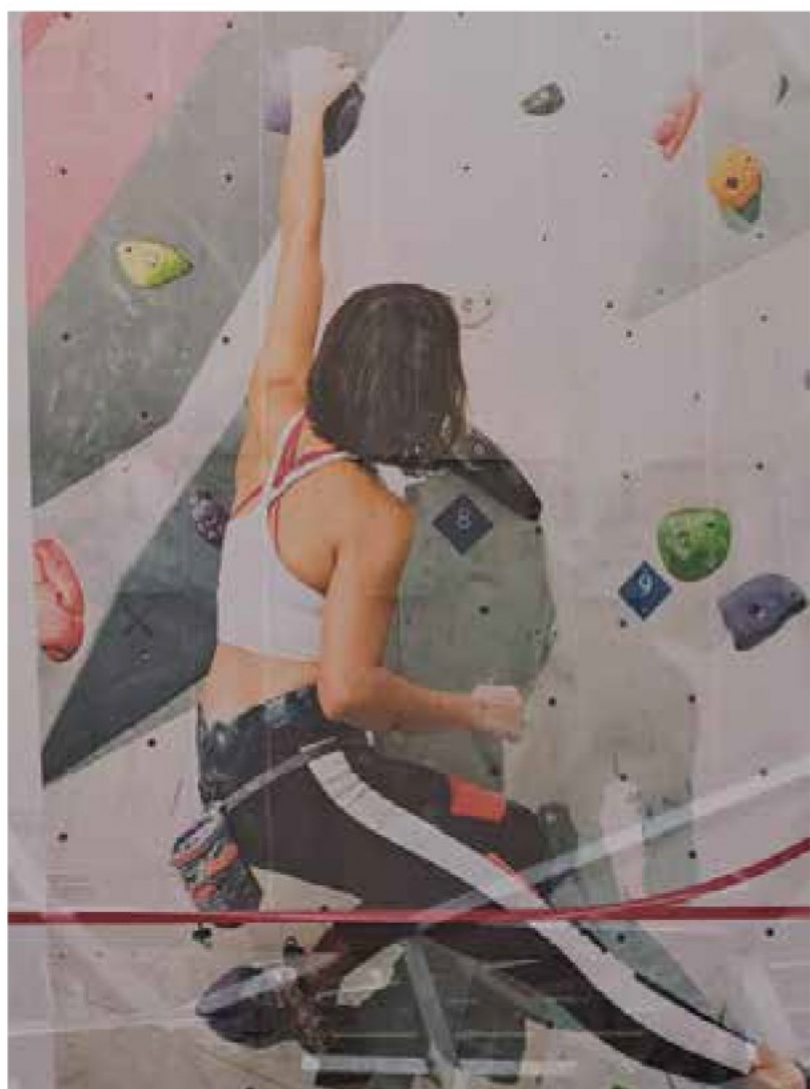
這不僅是一個大體育區，有多個性質不同的運動場，也很突出的是三幾座「零售區」大廈，準備大做生意了。此外，這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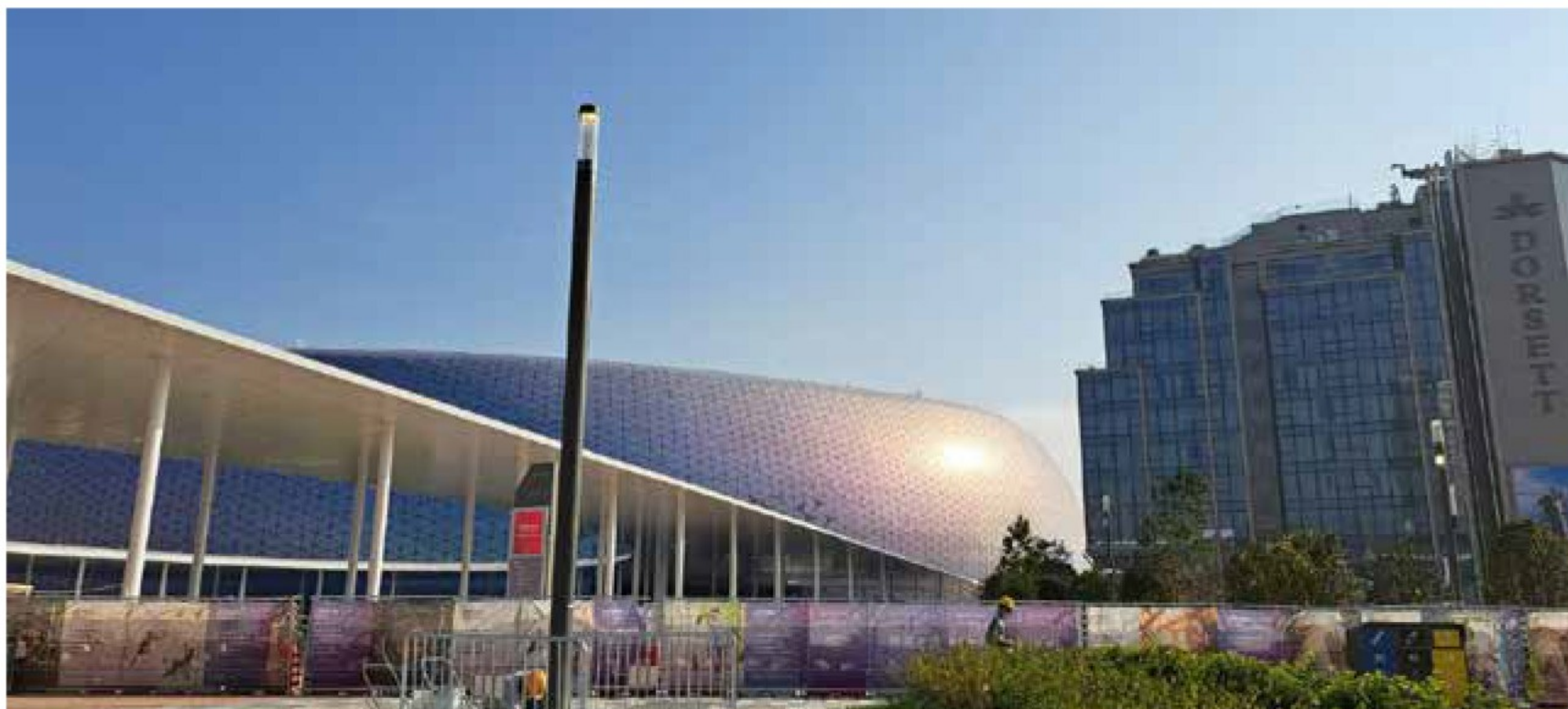
大地區還有多座住宅建造的，將來定會很熱鬧，坐地鐵，從「啟德站」與「宋王台站」均可，而且路程也差不多的。

但有一點不吐不快！——對長者來說，走這條路會辛苦，「無瓦遮頭」，是真正的日晒雨淋，所以你無論如何要拿定一把「縮骨遮」——。

那天沿途所見，特別是從啟德地鐵站前往，風光不俗，是一個舒適的步行之地。但還是一句：年長者會較吃力。今天仍在不斷地加緊建設，看來一、兩年之後這地方會真正地成為港人熱點。希望有關當局好好地設想一下，方便行人，否則內裡處理得怎麼好也「噉氣」了。

交通的流動便捷才是最重要的。





港式奇特風光？



用寸金尺土來形容大都市，這是這個地球任何地方都適合的。

香港這彈丸之地當然也不例外！——看來唯一例外的，就是一些「天橋」「架空」起來，在狹窄的高樓大廈中穿梭而過。

如果你想看看這「世界奇觀」，請到港島西環屈地街去，一道架空天橋就在十多層樓高的大廈旁建造起來，從屈地街直上半山般含道——即在香港大學附近。

這真是「奇觀」了，如果遊客來香港遊，你不妨帶他來看看。倘若「嫌」西環稍遠，可到地鐵天后站與炮台山站之間的清風街看看，同樣有這風光可看。

不過，話又得說回來，香港的交通網絡其實是做得很不錯的，用「四通八達」來形容也可以。

上述這些高空穿梭除了對旁邊的大廈有點影響外，這些年來都顯得「相安無事」的。（越來越嚴重的，是行車大橋上的噪音問題。）



行雷閃電

很多時候，對着那些方塊字，很感興趣。它的出現，我們可以進一步的探本尋源，看它的源起，也同時看它的發展。隨着時間的向前進展，環境的變遷，也正好遇上所謂時移勢易，字本身也有了變化。

不過，無論怎樣說也好，看到一些字形，你便會聯想很多，有時一下子就看出它的「源因」，有時候又可以尋找它的變化。

好，就讓我們拿一個「門」字來看看，「門」本身已有趣，兩邊對稱，不就是一度門嗎？門字內所藏的字合起來也頗有意思。譬如一個「閃」字，人在門內，可有兩個意思，一是躲躲藏藏的閃閃縮縮；另一是「快」，閃藏、閃避都是快，「快閃」兩字更不用說了。我們常說的「行雷閃電」，不也正是這意思嗎？

藏在門內的有趣字很多，如「門」，門內一劃，很形象地象徵「門門」，你個「心」用門關起來，真的「悶」了；打開兩隻耳門，便是「聞」。

我們說開「行雷閃電」，也不妨拿個「雷」字來說說，你看上去也有點想不通——即使是多雨水落在「田」裡，也不見得會有「雷」呀！

原來，你想了解「雷」字為何這樣寫，真要探本尋源不可。這裡「田」字之意不是一塊田，「田」字本來就是解作大鼓。你明白了，打起大鼓來不就像行「雷」之聲嗎？行雷閃電很自然地又與「雨」有關，閃電亦然，所以雷字、電字都是上邊有雨。

神社祭台

上文我們說「行雷閃電」，電字在最初的象形文字中用線條來象徵閃電，因此那個「申」字就實際上是「電」字。我們都知道，「示」字是有神靈、祭祀之意，所以大凡與此有關的字都多以「示」這部首出現，祀字、祭字、神字均是。在遠古時代，科學水平不發達，大凡那些行雷閃電之類的，都與「示」有關，所以「神」字的出現是如此，再讓我們想開去，——「神社」兩字又是怎麼回事？那個「社」字何以又與祭祀有關？原本，土字不僅是土地，也與祭台有關的，所以有「神社」兩字。「示」字本身也很象形的，中間那字形是祭台樣子，左右兩旁各一點，象徵祭台周圍的祭品。